

终于辉煌

新时期潮州小说精选

黄国钦◎主编

那些孩子一直在树下友好地玩着，没有喧嚣和争吵。真羡慕他们。这个年龄的心灵是和平的。「阿弟」老董依然叫着。看来，无法打发眼前这个垂老的人了。我叹了一口气，把稿纸推开。「老董，有什么事吗？」老董看到我放亮，又暗淡下来。我觉得他心里掠过一丝不安，就干脆套起了笔，说：「不碍的，你就说吧。」老董脸上就闪出一丝笑容，一个看出的笑容悄悄地停在他那棕色的脸上。「真的不碍你？」「真的不碍。」「真的不碍？那我告诉你一个故事」老董急切地说着，一双小眼睛牢牢地盯着我，生怕我拒绝。我担忧使我笑了，我向来不拒绝故事。老董就开始了他的故事。老董说：「我15岁就参加革命。」我非常放松地听着，随着老董的叙述，我渐渐地走进了老董的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老董15岁是吉林省大刘村一户东家的牧马娃，当第一天东家把马驹子交给老董的时候，就对他说了：「柱子，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养马。」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榆树沟是一片茂密的草滩，绿得发黑的青草长没老董的大腿，马在草滩上一边甩着马尾，喷着响鼻，一边悠闲地嚼着青草。有时候，它们抬起俊秀的马头，遥望蓝天上袅袅飞过的云丝。老董常常躺在草滩上，双手抱着马鞭子枕在头下，许多天来他心里老是被一个奇怪的念头折磨着，但家子是一片更加肥美的草地，东家为什么说不去。春夏之交的一个早晨，老董骑在一匹撒欢的马背上，那马跑得兴起就不听老董的使唤，它撒开四蹄疾驰如电，马到了榆树沟那条一丈二尺的干渠还一路奔跑不止。马上马和老董就被眼前这块陌生的草地迷住了。草地平展如一块绿毡，上面开满了无数黄的白的紫色的小花，马到了那里不由就放慢了马步。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于辉煌：新时期潮州小说精选 / 黄国钦 著.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513-0047-6

I. ①终… II. ①黄…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1548 号

终于辉煌

Zhong yu hui huang

黄国钦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710003)

广东世汇商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一版 201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3.812 字数：300 千

定价：48.00 元

凡例

1. 本书为新时期潮州本土小说创作代表性作家的小说代表作选集。

2. 本书力图从文学史的角度，反映新时期以来潮州小说创作的一个概貌。

3. 本书所选作家均为中国作家协会或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4. 凡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或报纸文艺副刊发表的小说，均在征稿之列；内部期刊发表的有较高艺术质量的探索性作品，酌情予以选入。

5. 每位作者，可自选代表性作品一篇至三篇。每篇字数不限，但总字数须予以控制。已入选，《岁月风流》和《向
南的河流》的小说，不在本书征稿之列。

6. 附作者满意生活照一帧，100 字简介一则，以随书在第一篇篇首付印。

7. 每篇作品篇末，均详细注明发表时间、刊物或报纸副刊名称，曾获何奖。

8. 本书作者按姓氏笔划为序。

9. 本书征稿起止时间为 1978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1 日。

目 录

Contents

001 凡例

丘陶亮

003 厨子阿三

014 哪闪动的，是红灯、绿灯……

026 棋局

李英群

043 儿子的名字

046 断腿白鹤

049 遥远的故乡

李前忠

097 梧桐树下

107 归去来兮

122 情系日月楼

陈礼镇

135 母亲的忌辰

140 川妹子

156 老岛的辉煌

陈耿之

169 留芳村的人们

186 风华擎标女

199 我是 CP

陈秉汉

241 大同居

255 粤海奇遇

263 小镇艺文志

林汉秋

275 梦之虹

305 儒林第旧事

黄国钦

329 终于辉煌

348 朋友们，拜——拜！

373 唐先生

曾 鎔

385 临街的窗

392 春夜雨

395 特区女画家

魏清潮

415 血红的鸡冠花

426 假戏真演

431 那片梅林



丘陶亮

1947年11月生。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广东作协会员，知名陶瓷研究者。业余坚持创作、研究近40年，有《神·鬼·人》《鸪王》《茶垆闲话》《文丛斜行》《半养集》以及《枫侯志》（合作）《枫溪镇陶瓷志》《枫溪陶瓷》《潮州枫溪通花瓷》等专著及其它著作数百篇。

厨子阿三

阿三要调到县政府当炊事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黄桷村。虽说是炊事员，毕竟是县府大院的人了。嘿，黄桷村的第一人！

“阿三真是走运了，一步一重天，想不到！”

“你们看吧，他进公社解决了本人的户口，而今调到县城，一定连全家的户口都割走了。”

“据说，到时还可分到一厅三房呢。”……

“胡扯，纯粹胡扯！”阿三几乎变狂了。在公社里办完手续回家休息的三天来，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拉起被子，蒙头就睡。这场景，跟村里人的欢喜和惊叹，是多么不协调！又有谁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呢？

黄桷村小，可在几十里方圆间，谁都知道黄桷村有了阿三。阿三已四十开外年纪了，生得高鼻梁，尖下巴，清清瘦瘦的，只有那双不时转动着的眼睛，透出那不容人们忽视的精明灵气。他出自一个烹调世家，自幼挑着一担杯盘碗碟随着父亲四乡六里转。谁家有婚丧喜庆，一声招呼，连厨师贴

上工具，一应俱全。传到阿三，非但全盘继承而且大有发展。他这个人真鬼，一次拉板车进城，在“真真如饭店”吃面汤，吃着吃着，他的眼睛凝住了。原来，透过屏风，他看见里面有几桌残席，那上面各式用萝卜、番茄、葱蒜雕刻拼合而成的花儿，一朵一朵没有动。他望着自己的一身破衣服，小眼睛一转，从车头拿一条小布袋，走进去一件一件地装。服务员发现了，走出来赶，他歪着脑袋，咧着嘴呲着牙，“咿咿呀呀”用手比划了一阵子，装成哑巴，溜了出来，听着服务员那“不知从哪里来了个哑巴乞丐”的叹息声，他捂着嘴没让笑出声来。回家后，他照着样子，雕呀削呀，不知折腾了多少个日夜，用去三大筐萝卜和其它青菜，终于让他搞出个样子来。久而久之，香蕉、杨桃、柑桔等水果也让他用上了，既美观又可口，居然给乡村的筵席增添了“洋气”。特别是那《孔雀开屏》和《碧桐栖凤》等几样名菜，据说连省城里的大师傅也不一定做得出来。

阿三的名气虽然不小，却是时运不济，那“勒紧裤带干革命”的年月，谁还管你什么“孔雀”、“凤凰”？幸好他的煮食技艺还派上用场，被大队派到开山造田的工地当炊事员，混碗饭吃。

一个人的命运确实难料。就在阿三上山参加造大寨田战斗时，公社史书记也驻进了工地，与社员一起共创大业。

没几天，史书记病倒了，但怎么苦劝都不肯下山。阿三这个工地炊事员，自然要给书记做点病号饭。这一来，顿使书记胃口大开。一日，他踱进厨房，见阿三独个儿在切鱼，便问：“阿三，这几天你端我吃的东西，为什么菜色同大家一样，味道却不同？”

阿三慌忙放下刀了，双手往围腰擦了又擦，脸上的线条舒展开了，眉头一跳一跳，说：“史书记，菜是一个样，手艺却不同。”见史书记瞪大眼睛，他舌头一转，又说：“其实，我只不过在你的菜上，多加上一勺油，一勺米汤，一点味精而已。小菜下大锅，旺火多油，米汤这东西真鬼，再多的油在它下面，也见不了什么，外表看就不会两样了。”

“哼……”史书记点点头。

阿三早从干部们口中获得信息，“哼”是史书记表示满意的特殊方式。他顺势又踢了一下脚边的鱼，说道：“单说这鱼吧，煎、煮、炸、蒸、鱼丸、肉片、豆酱鱼、龟壳鱼……我就能变出几十种菜色来。”

“哼”……

不久，在开山造田庆功会上，史书记果然让阿三大显身手，使干部们眼界大开。在一片赞赏声和咀嚼声中，史书记当场宣布，把阿三借调到公社食堂。

阿三没有想到，一点小技艺，竟让他走向另一世界。公社食堂的炊事组长是个只会一次炊六十斤米饭的人，至于菜色花样却无变化，干部们幽默地说：“进食堂如天天读，都是革命的需要。”阿三一到食堂，做菜的任务便落在他的肩上了。

阿三是勤快的。当然，对于史书记，他特别敬重。只要发现他进食堂，不管手中的活计多忙，他都会停下来，甜甜地叫了一声。一有空，便往史书记的院子里跑，去找那位在农村刚搬上来的“书记姆”聊天。在史书记住的小院内，有一株大枇杷树，绿荫遮住了半个天井，成熟时，满树金黄。一日，院内传来吵闹声，书记和“书记姆”干起来了。公社

里知趣的人，几乎都躲避三舍。没想到，阿三却跑去了。进门一看，只见“书记姆”正气汹汹地冲向书记，手指几乎划到他的脸上。而史书记平时的威严没有了，步步后退，最后无力地倚到树干上。原来，他们夫妻正为带在身边的孙子用竹竿打枇杷的事干仗。“嘻嘻，‘书记姆’别生气，别生气，路边果子，碰着行人齿，吃一点算不了什么，何况这枇杷从来都是熟了摘，吃了算。嘻嘻，不过，书记的话也在理嘛，今天打，明天打，打不着就爬，枇杷枝脆，摔坏这心肝宝贝怎么办。这样吧，你什么时候要，就招呼一声，我上去摘。”他摘了一把，从树上跳了下来，惹得那泪痕满面的小孙子乐了，“书记姆”也破涕为笑。

不久，当炊事组长调走时，阿三便荣升了，户口从黄梅村移进了公社。谁知没多久，半路却杀出个郭大来。

郭大是一九六六年大学经济系的本科毕业生。虽说在学院里是高才生，却碰到那“轰轰烈烈”的日子，先是作为教授们培养的黑样板陪斗了一阵子，以后又到一个滨海渔场接受再教育。在一次大海潮中，他又成了几个幸存者之一，终于被分配出来。郭大生得清清瘦瘦的，遗憾的是，他还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为此，史书记把他分配到食堂总务的岗位上。经济系毕业的嘛，管一管财务工作正合式。因为他姓郭，因此大家戏谑地称他“郭大”，有时甚至叫他“老四”（四只眼睛）。由“老九”而“老四”，他倒不怎么计较。

郭大接任伊始，便唧唧咻咻地说这公社财务管理有漏洞。当然，他免不了换来了史书记一场“克”。到头来，他又找阿三，让他逐日报账，并要账实、票据相符。

这一卡，便把阿三急坏了。每天，他总觉得，“书记姆”

的眼光老在他的脊背上溜，心中有几条小虫在爬。郭大每天的认真查点，使他的一些“秘谱”不能重演。他恨死了他！

一天大早，阿三露着笑脸来找郭大说：“总爷，今日省农办来人，中午菜色怎样办？”“怎样办？按社里的制度，三菜一汤，连陪客的，每人不超过二元。”这郭大也真有办法，没多久，便把那些制度和土政策，背得滚瓜烂熟。

“好的。”阿三小眼球一转，笑着走了。

客人刚送走，史书记便在食堂吼了起来：“阿三，你怎么搞的？！”“我……是郭大交代的。”阿三装着嗫嗫嚅嚅地说。

“人家上次来，就欣赏你这手艺，今日连主任也来了。你以为人家口袋里藏着几张日调拨化肥的单据跑下来，咬几条菜根就白送给你吗？春夏不播种，秋冬收什么？哼，把他给我找来！”史书记狠狠地说。

“史书记，我来了。”不料郭大自己来了。

“你来了？好，你当众说一说，今天这事是为什么？”

“我这是按制度办事呀。史书记，我来后，听人家说，在一次基层现场会上，多安排了一盘菜，你就下令退回去，还当众批评了他们。我想，执行财务制度，就得那个样子。”

“什么这样那样。人头不可移动，制度也不可改动？这回可好，几十吨化肥指标吹了。唉，我看是书把你读死了，你这个大学生只配泡清水喝！”史书记袖子一甩，气虎虎走了。可怜的郭大站在那里，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厨房内间，传来了阿三用口哨吹出的不成调的乐曲。

那年月，几十吨化肥的差价非同小可。于是，公社食堂的制度上，又多了一条规定，以后食堂的事，由阿三操办后

再结账。远近人们都说，别地是总务管炊事，这里是炊事管总务，阿三是“厨房皇帝”。对此，阿三竟也双目露白，吹道：“不敢当，厨房宰相满可以。”

没想到，真实的情形却使阿三大吃一惊。这几年随着郭大写的好几篇关于农村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论文发表后，这块被泥沙掩埋的璞玉终于被人们发现了。他被提拔为副省长，负责抓全县的经济工作。阿三不由得惊愕了好一阵子：叫这样的书呆子当家，全县不倾家荡产才怪！他简直有点义愤填膺了。

但气愤归气愤，他的心还是平静的，你郭大有能耐当你的副县长，我当我的公社炊事组长，井水和河水流不到一块嘛。

谁知山移水改，一纸调令，竟使这“井水”和“流水”流到一块了。进县上城，本是别人巴不得的事，可对阿三，却象进看守所一样难受。“阿三，你这回又要碰到郭大了。”公社里的人们半开玩笑的话，老在他的耳边轰鸣，以致他离开政府的最后一顿菜，怔怔地下了三次盐。

进县府近两个月了。他抢主动去站灶台。郭大——呵，不！郭副县长来打饭时，他总是把脸扭向里边。大家都说阿三勤快，谁也不知他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

这晚，县剧团出国演出归来，要搞汇报演出，他主动留下来当班。当大家走后，他轻手轻脚地抱出一个沙锅，选中了一只塑料手提袋，也顾不得锅底污黑，放了进去。谢天谢地，拉上拉链还怪象那么一个样子。他提起来，朝郭大的房间走去。他听说，郭大在一个与外商合资经营的工地上，因冒雨抢救物资而病倒了，并且病得不轻。今晚他炖了只鸡，

鸡汤加胡椒，发汗又补养，但愿他也象史书记一样……

记得，有一回他从市场采办归来，手里捧着个菜叶团，用手肘轻轻地撞开史书记的小院门，怯生生地说：“阿姆从乡下搬来，刚才我上市买菜，顺便买了这个……”他用颤抖的手打开菜团，好不容易现出包藏在里面的肝脏和排骨。当史书记扬着眉“哼”了一声时，他心里简直象灌满了香油……

可是，这一次还能象那次一样顺利吗？到了郭大住的楼房下，阿三踌躇了，那怦怦跳动的心声，连自己也听得到。他蹑手蹑脚爬了几级楼梯，又停了下来。他想侧耳听一听二楼的动静。这事要是让人碰见，脸子不知要往哪里搁。近来，他已耳闻有人在议论他在下边的事了。好久没见动静，正想举步时，猛听里面一声吼：“你去告诉他，这是有关国家信誉的问题，不能那么办！”是他，郭大的声音！真是官当大了，气也粗了，一开口就吓人。阿三几乎失声叫了出来，手也跟着一抖，他慌忙往提袋一摸，还好，鸡汤没有泼了。听得有开门声，他慌忙溜了下来，闪在楼下的小便处边，待下来的人走后，他再上楼。

推开门，见郭大披着外衣，在墙上查一张什么表。“郭……啊，郭县长你病了还……”说着，他不但连鼻子也笑着，还躬了一下腰。

“啊，是阿三。稀客，稀客。快请坐，嗯，随便一点。”尽管郭大往沙发上让，阿三还是怯生生地坐到一张折叠椅上。

“怎么样，来这里习惯吧？看我，两个多月来就是一个‘忙’字，本该去看你，好好同你谈一谈。”

“嘻，你是个大忙人。”阿三应酬着，心里却噓了一口冷

气。他打开提袋，颤着双手把那个沙锅捧了出来。这时候，他巴望着也听到一声“哼”。

然而刚打开锅盖，还未开口，郭大便把他双手按住了：“阿三呀，到县政府内，不能再来下边那一套。”说着，他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阿三从未见到他这样威严过，脸唰地一下变色了。好在这时，有人打来电话，说要来研究什么问题。在郭大的关照下，阿三只好提着原物，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脚，痴痴呆呆地下楼。

第二天，食堂总务找他谈了话，指出这件事，并说是郭副县长临下工地时关照的。糟了！阿三的心象掉进了冰窖里。难怪人说知识分子的手段高明，这种报复，是多么可怕。真的，比吹头割肉还痛苦得多！

阿三消瘦了，也变得痴呆了。有时，锅头热得冒火，他却忘了下菜，手中持着的勺子拼命在薯粉水里搅；有时，泡鸡的汤却象脏水一样泼掉。“阿三，你有病了吗？”同事们关切地问。“没……没有。”他摇了摇头，苦笑着否认。

没病？笑话。但心病有药医吗？你们谁知道呢？抑或是知道了故意来捅？还是郭大布置的吧？厉害，厉害！我阿三算是在你手头上彻底栽倒了。自那以后，他总睡不着。梦中惊醒时，一身总是湿漉漉的。

好在不久，他终于想出个办法来。顺水推舟，就装病吧，再找县医院内的熟人，开张病假证明，最好是传染病的，县政府的食堂哪容得有病的炊事！只要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就说生癌也行！

“这种现象真怪。”医院里的医生摇着头说。“要说有病吧，脉象无异样，要说没病吧，心律不正常……”但既是县

府大院内的炊事，又有熟人介绍，最后还是让他住下再说。

第一步计划实现了，阿三心里倒有点舒展了。几天后，他正倚着栏杆，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一眼瞥见办公室主任骑着单车进了医院，他慌忙走进病房，倒下房去，眯着眼睛，手按前额，装出个颓丧的样子。好一会，办公室主任手里提着一袋苹果，和颜悦色地走了进来，问：“阿三，好了点吧？”

“啊，是主任，有劳大驾，不敢当，不敢当！”阿三用手撑着床板，吃力地坐起来。

“你如果不舒服，就躺着吧。是老郭派我来看你的。他本来要一起来，临时又有事了，让我向你道歉。”主任说。

阿三的心格登了一下，又是郭大！嘴里忙敷衍道：“谢，谢谢。”他给主任倒了一杯水，想乘机把调动的要求提出来。

主任拉住阿三的手，还摸摸他的额头，说：“阿三呀，你这病不要紧的吧？哈哈，我刚才找医生聊了，更证实老郭的估计。”

还是郭大！阿三的心都凉了。他急忙抢过话头说：“不，不，主任，是真的，你看我，都瘦成一把骨头了。”

“心头的疙瘩没解开，哪能不瘦呢？嘿嘿，你别着急，慢慢听我说嘛。这次，老郭回来知道后，批评总务没把这事谈透彻。噢，先不说这个。你知道你进县府食堂是谁提的名吗？”

“还不是他，郭……郭县长。”

“哈，哈哈，我说阿三你是聪明人嘛，这一点你说对了。”主任笑个前仰后合。

对又怎么样，三岁的孩子也猜得到。阿三心里嘀咕。

“其实呀，关于你的问题，老郭三番四次对办事人员说了，看一个人不能光看人家的短处，过去你在公社食堂的工作是功过兼有嘛，你改变了食堂面貌，这是谁也看得见的事，至于那些过失，却是社会问题，是股不正之风，责任不全归你一个人。同时，还应该看到，你也是一个人才。”

“人才？”

“是的，老郭总是这么说。”

“你是一个人才。”阿三这辈子只听这一回。尤其是郭大说他，要使他暗暗吃惊。他支吾着道：“人才？我是个该死的人才……”

“你是烹调方面的人才嘛。老郭说，我们县属对外开放区，海外华侨来洽谈生意的，办工厂的，旅游探亲的，越来越多，还会把外国人也吸引来，这样，有时就免不了要搞些象样的接待工作了，应该让你发挥特长，还要让你带带徒弟哩。至于缺点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相信你以后是能够改好的。昨天，他还自责说，天天叨念着忙，没找你好好谈一谈。今早，还特地交代我要慢慢讲，如若再把你吓着，要拿我是问呢……怎么，你哪里不舒服？”主任看到，两行泪水从阿三的眼角垂下来。

“不，不，我很好。你再说说吧。”阿三呜咽着说。

主任看了一下手表，站起来说：“我得走了，明天还有一个港澳同胞回乡观光团，要来落实捐资兴学的事宜，一些接待工作要准备一下。阿三呀，你先安心休息，别再胡思乱想了。等你康复后，我们还等着吃你的拿手名菜《孔雀开屏》哩，老郭早给我们介绍了。”

“不，不，主任。我跟你出院，明天的接待一定需要我